

大河之北

人文初祖

采访/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
执笔/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

文明的初曙



三祖融合成华夏

2019年12月15日, 阳原。

一件重要文物在严密护送下,从省文物研究所(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)出发,历时4个小时、337公里行程,被转运至位于这里的泥河湾博物馆。

这是一次“回家”之旅——在出土24年后,这件文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“故乡”泥河湾。

“它一回来就成为我们的镇馆之宝。原本我们准备在春节之后为它举办一个欢迎仪式,因为疫情防控没能举行。”泥河湾博物馆馆长侯文玉至今觉得“亏欠”了它。

它究竟是什么“宝贝”?
2020年9月6日,在泥河湾博物馆一楼新石器时代展厅,我们见到了它——玉猪龙。

它很小,高3.3厘米、宽2.6厘米,要通过展柜的放大镜,方能看清阴刻的纹理。它脱胎于一块环形玉,有着猪首、龙身,身体卷曲,首尾相接,因此得名“玉猪龙”。

1995年,在阳原姜家梁墓地,考古工作者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一座墓中发现它时,它静静躺在墓主人颈部右侧。

它是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器时代的“龙”,对于河北考古界,弥足珍贵。

龙,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。我们都是“龙的传人”。

其实,在两千多年前,便有一人来到河北,探寻中华文明的渊源。

公元前107年,西汉靠近北境的涿鹿古城,一位39岁的史官,细细考察涿鹿古城的遗迹,耐心向当地老人询问古城与黄帝、炎帝、蚩尤等原始部落有关的民间传说,为他正在写的一部史书收集素材。

他就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。
司马迁到访的这座古城,城址就在今天张家口市涿鹿县城之下。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,这座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,在这里发现的秦砖汉瓦,虽然并未见证炎黄时代的风云际会,但或许真的曾迎接那位亲访古迹的太史公。

最终,他把考察的收获结合史料,写入了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。

黄帝“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。三战,然后得其志”。“蚩尤作乱,不用帝命。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遂禽杀蚩尤。”黄帝胜利后,“合符釜山,而邑于涿鹿之阿”。

这是今天我们在记载中能看到的关于中华民族源流较早的记述。

史籍记载,距今大约5000年前,黄河中下游分布着众多规模大小不一的部落,其中三个最强大的,首领分别是黄帝、炎帝和蚩尤。

在部落间征伐中,黄帝经过“阪泉之战”“涿鹿之战”,征服了炎帝、蚩尤部落,统一华夏。

黄帝、炎帝、蚩尤被尊为“华夏三祖”。

涿鹿一带,就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古战场。

“通过战争,黄帝、炎帝、蚩尤领导下的三个主要部族,在这里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。”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夏自正说。

考古发现也在印证,这一带有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。

2020年10月19日,蔚县蔚州博物馆。

馆长李新威指着馆中两件器物的图片,“要放在一起看,才能发现深意。”

一件是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的

典型器——龙鳞纹彩陶罐。龙鳞纹由平行的单向曲线构成,线条为红彩,从口沿一直延伸到腹部。

一件是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典型器——玫瑰花彩陶盆。彩陶盆为泥质红陶,敛口平沿,圆唇鼓腹,陶盆肩、腹部用黑彩绘有玫瑰花卉纹图案。

一种考古学观点认为,这一“龙”一“花”在众多器物上的出现,有规律可循。

“龙”,多出现在黄帝部落主要活动区红山文化区;“花”,也就是“华”,多出现在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仰韶文化区。

“龙”和“花(华)”,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中最重要的两个徽标。

炎、黄两大部落的典型器在蔚县共出,说明涿鹿河一带是仰韶文化、红山文化等多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,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。”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谢飞说。

回到地图上,蔚县距离司马迁考察的涿鹿古城并不远,直线距离只有80多公里。千古文明开涿鹿。

“史料与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,中华文明的初曙之光,在河北闪亮。”夏自正说。

神话时代的河北

2020年7月9日,唐县。

“尧山”“唐尧路”“唐尧公园”“大白尧村”“尧都瑞府”“尧康医药”……来到唐县,经过的乡村、社区、公园、企业、医院,在名称中有一个字出现频率极高——“尧”。

唐县人用这种命名的方式,纪念传说中曾居住在这里,被历代帝王奉为典范的上古部落联盟首领——尧。

尧,五帝之一,传说中黄帝的玄孙。唐县,在古籍记载中,是尧被封侯时的封地,所以尧又称唐尧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唐县条注:“《帝王世纪》曰:‘尧封唐,尧山在北,唐水西入河,南有庆都山。’”

尧受封来到唐地,这里北有尧山、南有都山,唐地的治所在尧山下,尧的母亲庆都住在都山,尧登尧山向南眺望母亲居住的都山,便有了“望都”一词,这就是望都县名的由来。

今天的望都城,依旧在唐县的东南。唐尧文化研究者考证推测,今天唐县、顺平、望都三县交界一带,大致就是尧受封唐地的中心地带。

尧在位期间,一直面临一个重大挑战——水患。

当时的华北平原,并不像今天这样一马平川,沃野千里。那时气候湿润,雨量丰沛,加之古黄河水系的泛滥,河泽遍布。

“距今约5500年前后,由于渤海海侵,海平面上升,华北平原只局限在今天馆陶—邢台—宁晋—清苑—北京(马驹桥)一线以西的太行山前部分。”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研究员吴忱说,华北平原这种“湿润多雨”的状态,直到距今3000年前后才向干燥少雨转变。

地貌学家的科学研究,为上古时代的传说提供了最好注脚。

而尧治下的唐县、望都一带,正处在湿润多雨期的古黄河水系滹沱河流域。

史料记载,因饱受水患之苦,尧决定带领

部落向西迁徙。一条可能的路线是,他们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,从唐地一路向南经过唐河、灵寿、平山、井陘,之后过娘子关到达太原,在汾水流域定居下来。

在这一路,尧留下了许多故事。“行唐”,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地名。

在战国时,这里是赵国属地,名为“南行唐”县,西汉时置“南行唐”县。而“南行唐”,其实是“于唐南行”的倒装句,是对帝尧“于唐地向南行过此地”的纪念。

唐县、望都、行唐、顺平、定州……今天,在我省中南部这些县市的地方志中,都有关于尧活动的记载。

为了治水,不久后,又一位上古帝王——禹踏上河北的土地。

《史记》记载,“禹行自冀州始”。这个“冀州”,并非今天我们熟知的衡水冀州区,而是当时禹划分的九州之首。

唐代张守节撰写的《史记正义》记载:“东河之西,西河之东,南河之北,皆冀州也。”东河、西河、南河指的是黄河的不同河段。

商文化的“老家”

商先祖故地

2020年11月13日,邯郸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。

在“‘甘丹’风华——邯郸历史文化陈列”展厅,几件长着三只袋状足的陶罐,在众多陶器中形制显得有些特别,看上去萌态十足。

它们叫“鬲”(lì),出土于邯郸涧沟遗址、下七垣遗址等多个遗址,是一种生活炊具,用来炊煮加热,相当于今天的锅。

虽然几件鬲高矮胖瘦不同,但有一个辨识度很高的共同特征——三个中空的袋状足。“袋状足的出现,使鬲有了连体支脚,受热面积更大,加热效率更高。”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说。

鬲是商文化的传统炊具。这种升级了的“锅”,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3600年,开始在河北中南部流行。创造和使用它们的,是商人的祖先。

商代文明,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支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。

提到商,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殷商。其实殷商是因为商王盘庚迁都殷而得名,而早在商王朝建立前,商部族就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。

那么,商文明究竟在哪里孕育?《尚书·书序》记载:“自契(xiè)至于成

汤八迁。汤始居亳(bó),从先王居。”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成汤,最初居住的“亳”这个地方,这里也是商的“先王”居住的地方。

商的“先王”,指的是商的始祖,契。商民族的形成以契为开端,所以找到契的居住地,就确定了商民族发祥地。

契,曾住在哪里?《世本·居篇》云:“契居蕃(bó)。”

关于契的史料很少,这三个字,成为史学界和考古界探寻商民族起源的切入点之一。

“蕃”,是今天的哪里?因为还缺乏确凿考古实证,学界尚无定论,但目前有石家庄、邯郸、保定等多种说法:

考古学家邹衡、丁山考证认为,今天平山县古地名“蒲吾”(亦作“番吾”)城,就是“蕃”地所在;

也有一些学者认为,音韵学上,滴、漳二字音近,且古可通假。甲骨文中记载商人起源于滴水流域,就是邯郸磁县附近的古漳水流域;

还有学者根据孟子所说“汤居亳,与葛为邻”推断,葛城,是今雄安新区安新县安州镇的古称,所以商部族起源于保定一带古博水流域……

尽管“蕃”的地理位置说法众多,但从大多落在河北境内来看,河北是先商文化的重要分布区,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。

(下转第十版)



河北境内商代遗址分布图
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

源流篇(下)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

【阅读提示】

河北,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。

涿鹿之战后,黄帝、炎帝、蚩尤三祖融合,终成华夏。

保定唐县,传说中尧的初封之地。

邯郸邱县,大禹曾于此治水的故事流传至今。禹分九州,以冀州为首,河北的简称“冀”自此而来。

邢台,曾是商王朝前期的王都之一。

石家庄藁城,曾矗立着殷商的北方重镇台西。

“燕赵”的版图,则奠定于战国。

边疆苦寒的燕、四战之地的赵、国祚短暂的中山,孕育了燕赵大地勇武侠、慷慨悲歌之风。

从涿鹿之战,到燕赵并立,河北一步步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孕育,也一步步确立了自身独特的人文气质。

刊名题字/韩羽



泥河湾博物馆镇馆之宝,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器时代的“龙”——玉猪龙。泥河湾博物馆供图



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典型器——龙鳞纹彩陶罐。蔚州博物馆供图



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典型器——玫瑰花彩陶盆。蔚州博物馆供图